

# 寻找北京的桃花源

|文/图/李双喜|编辑/于翔汉|

很多人对于北京的理解,仅局限于明清古都的遗存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北京的天空永远都是枯黄的,没有水润的绿意,也没有清丽的风景。其实,每座城市都有她最美的自然,虽然自然离我们是越来越远,但只要我们迈开双脚,往郊外多走走,你眼睛看到的,就是你最好的收获。

夏日野鸭湖



玉渡山内的高山草甸



从繁华的北京市区往西，行至与张家口交界之地，一库犹如明珠般璀璨的清波碧水进入视线，这便是官厅水库。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。上游永定河汇集了源于陕西、内蒙古的洋河、桑干河和源于延庆的妫水河三条水系，由于其落差较大，水流湍急，含沙量多，河岸多变，故亦称之为“小黄河”、“无定河”。“永定”只是反映了当时人的愿望，但实际上，水患却时有发生，频繁时几年就发生一次。新中国刚刚建立的1949年，中央就作出了修建官厅水库的决定，1951年开始筹备，1952年正式动工，1954年全部竣工。官厅水库建成后，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：“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”，并于1954年4月12日亲临视察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等同志都曾来此视察。叶圣陶、沈从文、吴作人、叶浅予等著名文学家、艺术家也都曾来此观光考察。

官厅水库宽处如大湖般波浪翻涌，窄处却又如小河般静静流淌。它不光为我们带来防洪、灌溉、发电的巨大作用，还为我们呈现了一处处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美丽。大文豪郭沫若就写下了“北方产量过长江，南方风景过长城，官厅水库鱼三尺，夹库湖山两岸青”的诗句。水库很大，沿途是一些湿地滩涂，我们也仅仅只是在水库的外围湿地行走，并没有真正进入水库的最宽处。那一日，正是蓝天白云摇曳的时节，湿地最美的风华被我们一览无遗。在野草疯长的滩涂，一道道水沟柔情地迷漫，我们绾起裤脚向湿地的纵深处走去。踩在有些泥泞的道路上，泥水虽然有些发凉，但我们的内心却随着风景热情地荡漾。最爱湿地中野草的缕缕芬芳，

那随着微风轻摆的梦澜，在水沟里倾泻成一汪水墨色的影像。草丛里有一些惊喜，比如说鸟蛋，比如说干贝壳，一切都是自然地存放在草丛里，我们决不去触摸精灵们的巢穴，我们要自然地来，也要自然地回还。

经过一段湿地后，我们来到了湖边，湖水在天空的印衬下泛起青蓝色的光芒，青山空濛，白云涤荡。湖边有人正在垂钓，垂钓者正独自享受着桃源般的闲情逸志，我们就在旁边静静地观赏，似乎也能从他们的收获中寻得生活的意义。这时，一些渔民过来向我们出租船只。渔民说：带你们上湖中央的小岛，那上面全是野鸭蛋，保证你能捡上一大筐。我们摇摇头，报以拒绝的微笑。

待到黄昏时，我们沿着湖面环行，忽见前方一顶白帐，帐篷内外，一行人正赤裸地晒着太阳。见到我们，那一行四人，都忙着穿衣系带。我们走向前去，笑曰：“你们打哪儿来？”一行人笑着迎上前，热情地向我们打着招呼。他们给我们递上啤酒、烧烤，就像曾经见过的朋友一样，我们围地而坐。一席交谈，方知他们刚从野长城上下来，今晚要在此处，陪伴着星辰夜宿。夕阳下，一行人笑着面向天边，只见浮云摇曳，光彩动人。同行的张帅更是觉得万分畅快，他向远处的渔船大声呼喊：“船家！船家……”我不知道他这是要干吗，但他这一嗓子，让我想起了金庸小说里的桃花岛，那漂在江湖里、自然的、逍遥的桃花岛。生活在城市里，宁静的江湖，自然的桃源或许是我们最想得到的财富。

官厅湖畔，有一处自然草原景观，它就是北京境内唯一的草原——康西草原。草原随湖岸南北狭长，水流蜿蜒，绿草如茵，北郊是垂钓区，西北部是篝火区，南行有跑驼场、跑马场，再南为蒙古包区、帐篷区。悠扬的笛声与粗犷的歌声，为你勾勒出一幅蒙古草原的风情画，纵马飞奔成为康西草原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
在草原上往南眺望，你就能看到一道绵延起伏十余里的沙丘，那儿人称“天漠”。站在沙漠上，你会看到北侧是清亮如带的官厅水库，南边是莽莽军都山脉，仔细看，你就会发现在山麓地带有一座座夯土烽燧，由西向东排列着，那就是战国时期的燕长城遗迹



上：靠岸



下：天漠是北京游人常去光顾的沙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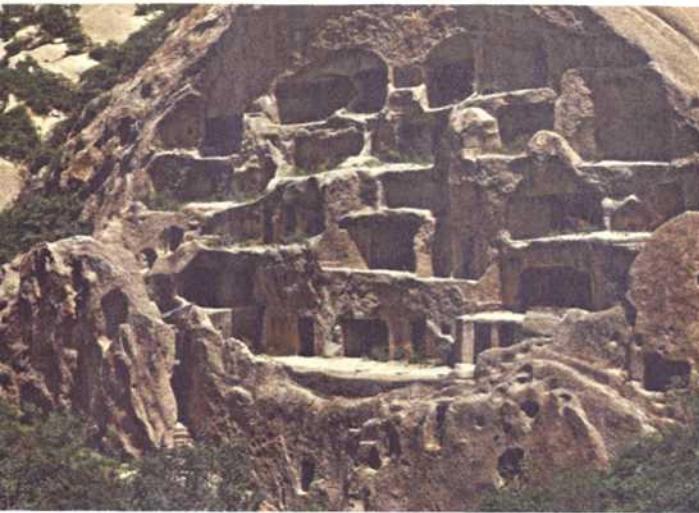
野鸭湖畔的鸟窝

了。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滑沙，登沙丘，骑骆驼，更有机会观看影视剧的拍摄现场。天漠公园是《东周列国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西藏风云》、《还珠格格》等上百部影视作品的外景地。群山、戈壁、沙漠、湖泊、古烽火台以及山村中的老戏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这里没有工业，远离尘嚣。青山脚下，绿水之滨，莽莽沙龙，突兀而起。

水库北侧，风景就更加旖旎了。这里有纯自然的松山保护区，内群山叠翠，古松千姿百态，山涧溪水淙淙，谷中山石嶙峋，主峰大海坨山海拔2241米，为北京第二高峰。区内保存着华北地区唯一的大片天然油松林，以及保存良好的核桃楸、椴树、白蜡、榆树、桦木等树种构成的阔叶林。

而最重要的一点，在松山的西边，有一处谜一样的古崖居。围绕着谜一样的古崖居，众多考古学家都在不停地追寻着答案。在历史文献中，没有任何与这些石屋相关的记载。石屋里几乎什么也没留下，墙壁上只有凿痕，没有文字或图画；屋子里空荡荡的，门窗也都成了一个个空洞。考古人员就像是面对着一座空城，一切与原来主人相关的证据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关于古崖居开凿年代，有人认为是元，或魏，或唐辽。其目的与用途，系草寇山寨、戍边驻军、应避战乱，还是少数民族聚居，难以确定。据一些专家考证，似应为唐、宋间奚族聚居岩寨……

在中国，矮人族的传说似乎很少，但延庆古崖居的发现，却让考古界曾一度认为，这一个个人工开凿的低矮洞穴曾经就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矮人部落。古崖居位于延庆西北山区峡谷中，共有117个洞穴，样式也



古崖居居民的洞穴居

很丰富——有单间，有里外套间，甚至还有上下相通的复式结构，洞内凿有石灯台、石灶台、石坑，布局合理；排烟道、气孔、户枢、门框痕迹历历。原本遮挡在前面的山体不知在哪年哪月坍塌了，露出了这些石屋。

这古崖居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人洞窟聚落遗址之一。其开凿年代和用途至今仍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因古崖居内房间的高度在1.7米到1.8米之间，存留火炕的长度大部分在1.6米左右，所以有学者就推断生活在古崖居的居民很有可能是矮人族，而且他们还是一个游走民族，不仅在中国，还在土耳其等国留下了足迹。不过，光凭房屋的高度就断定是矮人的说法并不确切。“非洲部落房子的门特别小，只有1米4，但是非洲人的身高并不矮，如单纯地按照建筑居住的舒适、使用角度考虑，这种构造也不合理。”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认为，我们在还原古崖居历史面貌时，单从一个标准去考虑是不够的。回顾建筑史，古代人对空间构造考虑得并不多，只要不顶到头就行了，并不一定营造出合适的居住空间尺度比例。由此，以空间构造尺度为衡量标准，并不一定客观。

“奚人说”是目前主流的看法，游区的宣传都以此说为据。距今1000多年以前，唐末五代时期曾在这里生活的游牧民族——奚人在这里建立了他们的山寨。在北山一带，不止古崖居有这样的石屋，在别的山岭间至少还有七八处。不过，它们的规模都要小，有的几间，有的几十间。室内同样也没有遗留的物证。如此大面积的分布，意味着古崖居的建造者人数众多，在

规模上足以构成一个部族的定居点。文献中对于奚人确实有过记载：奚族曾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，后来因背叛了契丹，集体迁往现在的延庆北山一带，曾在山中居住，但没人知道确切的位置。可是奚族以游猎为生，理应对帐篷更熟悉，他们能造出这样完整的方形石屋吗？有专家指出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奚族的居住模式有过相当大的改变，很可能把汉族的房屋形式，加以创造性的发挥，在山地上凿成了像屋子一样的东西。而我认为，虽然奚族是以帐篷为屋，但为了逃避统治者的追逐，洞穴居成为了他们无奈的选择，因为有山体的掩盖，才不容易被发觉，这也解释为什么古崖居的房间都是坐东向西，因为只有居住在山的背阴处，才更容易藏匿。那么，既然他们曾住在这片山崖上，曾在石屋里烧火做饭，在下面的马厩喂饱牲畜，到“官堂子”举行祭祀……可是，既然周密规划、投入心血打造了一个家，这些人为什么又抛下它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？如果说这里是奚族人的家，那么，历史文献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线索：奚人在“北山”生活了大约30年，之后被契丹发现，强行遣返东北故乡。如今，奚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古崖居。时光荏苒，一天表层山体坍塌，露出了山崖石屋这一奇观。

我们行走在古人隐居的地方，那里的山水画舫，曾隐匿着多少秘密，不变的日月星辰，变化中的水域风光。徜徉在湖边，置身于山涧，骑行进沙漠，奔路在草原，一切都如同梦境中那诗意的、厚重的、宁静的世外桃源。

更正：本杂志第10期第29页、第32页、第33页图片作者应为肖育文。  
本刊编辑部